

WESTERN
THOUGHT
SINCE 1750
西方思想文化译丛

心理学

Deleuze et la psychanalyse
德勒兹与精神分析

Monique DAVID-MÉNARD

〔法〕莫妮克·达维-梅纳尔/著 李 锋 赵 靓/译

刘 铭主编



西方思想文化译丛

心理学

Deleuze et la psychanalyse
德勒兹与精神分析

Monique DAVID-MÉNARD

〔法〕莫妮克·达维-梅纳尔/著 李锋赵靓/译

刘铭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德勒兹与精神分析 / (法) 莫妮克·达维 - 梅纳尔
著; 李锋译.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9. 4
(西方思想文化译丛/刘铭主编)
ISBN 978-7-5334-8389-0

I. ①德… II. ①莫… ②李… III. ①德勒兹 - 哲学
思想 - 研究 ②精神分析 - 研究 IV. ①B565. 59 ②B84 - 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43545 号

Deleuze et la psychanalyse
Monique DAVID - MÉNARD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aris, 2005
All rights reserved

西方思想文化译丛
刘 铭 主编

Deleuze et la psychanalyse

德勒兹与精神分析

(法) 莫妮克·达维 - 梅纳尔 著 李锋 赵靛 译

出版发行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市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25 网址: www.fe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62027445
发行部电话: 010-62024258 0591-87115073)

出版人 江金辉
印刷 福州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福州市仓山区橘园洲工业园仓山西 19 号楼 邮编: 350002)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8.125

字数 158 千字

插页 2

版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4-8389-0

定价 38.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出版科 (电话: 0591-83726019) 调换。

本丛书无意于一个宏大的文化目标，或者一种统一的编选理念，只是鉴于每位译者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对某些学科细节的研究，愿意把自己阅读上的收获转换成汉语，带给我们思想上的些许快乐，些许思考，这个也许是我们这代人应该做的。

——刘铭

序言：德勒兹，精神分析家的伴侣？

“在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那里，人们到处可以发现两个独特的形象的存在（比利·巴德和巴特比），全景式的和推移式的镜头的并存，静止的过程和无限的速度的并存……画家培根承认无法找到方法把这两种形式组合到同一个画面中。然而赫尔曼·梅尔维尔成功了。他打破了沉默并最终写下了《水手比利·巴德》，这部小说在目光锐利的维拉船长看来组合了两种独特的形式：恶魔的存在与石化的存在。”^①

借由吉尔·德勒兹的这些表述，我试图表明他关于艺术和哲学的观点可以以怎样的方式伴随我作为精神分析家或分析者的工作。在我的倾听经验中，这些分析者难以回想自身的历史并去建构某种意义的形式，这种意义的形式标志了他们历史的构成性的节点。德勒兹关于艺术的思想作为一种触及不可听的与无定形的原初之物的形式，以及他关于哲学的思考，作为对不可思之物大胆进行探索的实践，很好地定义了一个升华的空间，对于精神分析家而言，精神病患者的治疗总是触及这个空间。如果我们所说的升华指的是一种冲动力量的转化过程，它使得患者避开致命的强迫重复成为可能的话，精神分析首先并

^① 吉尔·德勒兹：《巴特比或句式》，收入《批评与临床》，巴黎，午夜出版社，1993年，第89页。

不是一个升华的过程，对精神病患者还是其他的患者都是如此。精神分析朝向别的可能：从那些在症状的重复中突然出现的東西出发，精神分析使得症状的重复形式得以改变，重复是转变的时机。德勒兹的文本正是精神分析家在这些治疗实践中的伴侣。对于那些难以治疗的患者在分析家那里所引起的焦虑，德勒兹的文本提供了某种评论定位。但是应该说正是从这些焦虑出发，分析家才开始工作：分析家被导向面对意义的绝望、时间的碎片，它们同时是静止的和闪现的，经由治疗期间的迂回而得以表现，并且是无声的表现。和一个精神病患者进行分析的可能性——在马诺尼（Mannoni）看来这样的分析恰恰是去分析（déanalyse）——首先在于，当病人冒险面对他自身的沉默部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话语和沉默的关系，特别是这种关系在分析家和分析者那里非常不同时，治疗中会发生什么。关于治疗中移情的经验，德勒兹所说的能够给出一些思考线索，特别是他所谈的人物比治疗中所碰到的大部分病人更合适，后者常常是遭受创伤才沉默的。但是并没有什么能够代替在两个不同的人之间（分析者与分析家之间）的相遇所经历的移情过程，这两个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进入语言、时间、空间的方式。尽管与精神分析有论战，但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思考的价值只有在我们首先描述了在治疗中发生的艰难时刻所具有的意义之后才会变得明显。这种描述并不以哲学真理的名义进行，也并不捍卫某种新的思考方式，而是某种不同于康德在先验感性的术

语下所阐述的时间、空间的理论的新的思考方式；这种描述记录并表达了和某种不可能的实在相遇后的片段记录，没有两个人是以同样的方式经历这种相遇的。患者生活转变的可能性，在于患者能够承受从自身的惰性中发掘出一些新元素的风险，这会引发彼者的焦虑，也就是分析家的焦虑，并且还会以某种方式把分析家导向某种困难的场景。

移情的绝望时刻

分析家的移情性的绝望和他在治疗中的“在场”有关，它标志着分析家的话语迷失在病人的陈述中，病人所说的并不封闭在意义的假装中。当然，在所有的分析中，意义都是一种假装。在倾听人们所说的神经症患者时，分析家可以把意义看作一种假装，作为某种临时指代其他事物的东西。但是与此相反，当一个病人持续数年在治疗中停留于话语的门槛之前，似乎重要的是这个门槛本身，而不是去跨越它的可能时，我们看到的是在话语失败的地方，在话语归于沉默的地方，展现出一种风格，一个困难的生命的风格。

当然，在分析中，仍然存在可以建构起这个病人历史的某些时间定位点：当这个病人九岁的时候，父亲离开了她，不清

楚他是真的自杀了，如同他宣称的那样，还是他在别的地方生活。在此之前他已经有了别的孩子。这次离开重复了历史中的其他缺失：“我的父母是在我的父亲的一次意外事故发生后结婚的，他是为了保护一个小女孩不被有轨电车撞到而出事的。之后他做了穿颅手术。我的母亲说我父亲的父母在这次事故之后催促他们结了婚，尽管他们并不喜欢她。医生已经说过若干年之后我的父亲会面临一些问题，正是在这个被预言的阶段到来之前，我的父亲消失了。当我出生时，他不在场，他正在一次示威游行中和警察对抗。”但是这些似乎非常清晰的时间点取消了时间，使生命变得扁平，取消了历史中的曲折、迂回与假装的可能，当这段历史在一种叙述中得到了解时。在这个被预言的灾难的非时间的叙述中，暴力到底来自于哪里呢？分析家几乎没有时间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治疗就陷入了沉默中，而且是长久的沉默。分析家此时自然会想到一个概念来解释这一点，这就是父之名的脱落的理论。作为母亲的男人和让孩子害怕的父亲，他的不在场经由母亲的话语传递给这个患者。但是这种否定的和纯粹描述的限定，尽管有助于区分精神病与神经症，却对病人自话语中的暴力发生作用的方式毫无理解作用，这些话语制造了病人自出生以来的厄运。因而分析家所要面对的问题与其说是在这短暂的话语片段中发现有关的事物，不如说是要重视话语和沉默的交替现象，这种话语关闭了进一步言说的可能，并导向一种沉默。在治疗中，这个女病人常常显得

并不在场，她的身体在某个时刻像是散开的，她的目光朝向某个方向，她的腿和手臂是蜷缩着的，不时晃动着，同一只手总是不断缠绕羊毛衫袖子上的一個线头。她的目光会去寻找分析家的目光，然后变得平静，朝向其他地方。分析家的声音就像虚空中的小丑，试图证明言说的可能，但这一声音会让这个年轻的女人产生受惊的表现。

如何面对一个事实——有没有迂回的真理取消了话语的可能性？对于额外的元素的解释的无用性是关键性的移情事实。但是这并不是一种否定性的材料。病人在一次又一次治疗中把她导向沉默的东西呈现了出来。感到震惊的分析家也开始在她自身的历史中看到那些把男人和没有话语的死亡联系起来的东西，把身体和它的消失联系起来的东西。但是病人仅仅在她身上看到，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对抗沉默的风险，对抗在象征界之下所隐藏的荒谬性是不够的。因为对病人和分析家而言治疗的关键，更应该是接受主体进入语言的多种方式。分析家有时会向病人讲起她的沉默，病人就会以片段的方式回应，讲述她青少年时期的沉寂，在她的父亲消失后，她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几个月不出门。在这一消失中，没有什么是确定的，“它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那么……”。但是每一次，她的话语刚开始就被一种过于真实的禁止导向沉默。在四年间，每星期三次，每次四十五分钟，她的治疗持续着。我问自己我在其中到底起什么作用，我在一种两难中犹豫：一方面，我想告诉她，

去别处寻找另外的解决方法可能是更好的；另一方面，我还希望分析治疗已经为她带来了重要的东西。这种重要性通过一个细节向我显示出来。每当这个病人开始讲一个句子，然后马上陷入沉默时，我常常通过一个简短的提示标定这一事件（“瞧！”或者“什么造成了沉默呢？”），或者通过一个和她分享的微笑来这样做。在很长时间，当某个话语产生时，我们都习惯于以微笑面对它的消失。我们也都习惯于等待它的再次出现，虽然不是每次都能成功。在顺利的时间，我告诉自己说，没有人以同样的方式进入语言的世界，进入人的世界，她的方式也是其中的一种，应该让它自己产生。不管怎样，围绕起源的问题、俄狄浦斯情结的问题构建一个完整的叙述并不是那么重要，相反，更重要的是与患者的无意识深渊发生最小程度的相遇。

病人有时会接受我的建议，试图连接上某个话语仍然可能的地点，但在大部分的时间里，她都不会投入这种努力。这里的问题并不是在于她可以接受别的表达方式，比如当我向她建议以绘画来表达时，她看我的眼神就好像我疯了或者我是荒谬可笑的。

当她的外祖母去世时，“捐出了自己的遗体给医学研究”——又是一具消失的躯体，我对自己说——，在治疗中她讲述了一个噩梦。在梦中，她在一个外祖母所在的城市的山谷中，与她父亲的父母在一起，但她在山谷的另一侧，她想向他们打招呼，却并没有成功。她下到了谷底，在那有一些被人鞭

打的动物。令人恶心的场景：一头没有颅骨只有脑浆的骆驼，人们正在鞭打的就是这个地方。

——骆驼？

——这代表的是我的外祖母，也代表了我试图打招呼的其他长辈。受伤的头，让她想起一个小女孩，在她十岁的时候在医院期间看到过她，这个小姑娘住院是为了一个矫形手术，她的母亲认为畸形代表了伴随她的出生而来的厄运。这个病人在走廊上见过这个小女孩，她当时有出血，之后这个病人在一个高中的同学死于脑部肿瘤的时候也想到过这个小女孩。

几天后的另一个梦：她在一个朋友家里要吃午饭。他们都急于离开去工作，她的母亲可能也在那里。她站起来，当她转身时，他们已经清理了桌子并且为了晚上用而重新布置了它，这是一个圆桌，带有白色的桌布和几个汤盘。真是太奇怪了。她于是离开了，在那个街区的一处喷泉，她看到了一些死去的蝌蚪漂在水面上。她醒来了，这真是令人作呕的场景。

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她说：“我想我不会再来了，当我在这里时，词语变成了固态的，我看到一些词堆砌在墙上，在词语的边缘，有人掉进了虚无中。我只会讲述灾难。”然而，她仍然继续来了几个月，有一天，她讲了一个梦，它并不是噩梦：“她在一个女子监狱中，那里一切都是令人作呕的，到处都是粪便，但是她突然离开了那里，到一个超级市场去。在那里，她想找一种叫 Picnic 牌子的巧克力，一开始她并没有找到，

但是有一个小女孩给她指了一个高处的货物架，在那她找到了。于是在这次外出之后，她返回到了女子监狱中，并想着这就是可能的一切。”

我向她提及了在她的这些梦中出现的小女孩。或者确切地说，我并不会就这些小女孩说些什么，如果她们不是已经在梦中了。自然地，我想到了时间断裂的问题，她也是这个小女孩，并且固着在某个时间段，而这一时间并不和她的父亲的消失时间相重合。有一天她说，“不管怎样，一直是这样的，即便在……之前……”，在什么之前？她并没有说出来，她从来没有对我用自己的语言中也许错误地总结为事件的东西进行命名。

在这个梦之后，在离开我的分析室时，她有些犹豫，返回来，又离开了。缪塞的一出戏剧的标题来到我的脑海，我用疑问的语气说道：“一扇门需要打开还是关上呢？”终于她走了，再也没有回来过。我想起了她关于女子监狱的厕所和巧克力的梦；我也想到了自己的回应方式，用缪塞的一句话来回应她所说的“这就是可能的一切”。当我在治疗中做出回应时，说出的句子经常会伴有一种难以忍受的暴力性。我觉得自己使用了一种可怕的暴力，不仅没有打中目标，而且有可能将它投入缺失中。通过缪塞所建议的选项，我想自己已经将病人那里不可能的实在通过一种独特的选择框定了起来，而这一选择使导向沉默的话语的门槛变得不可通行。同时，既然这种暴力对这个女病人而言就标志着进入语言的所有条件，我想有可能她能够

通过说不，承受这一暴力。对此，我通过她的梦中所表达的内容得到了某种相对的信心。

多年过去了，也许四年或者是五年。有一天，她给我打电话并且回来了。知道她还活着我很高兴，她已经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她现在是一名化学工程师，因为她完成了高等技术教育，现在从事的是一门技术性的工作，这门工作使她可以忍受一个事实：“和他人相处太艰难了”。她想重新做分析，因为“有很多事情我不能做”。起先我试图拒绝，告诉她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能以不一样的方式重新开始，但是在她沉默的坚持下，我看到，如果她回来了，这并不是为了去别的地方，于是我同意继续规律性地接待她。

治疗中新的先验美学

在这里我并不想讲述治疗的后续进展，而是从我自己在面对似乎静止的时间所感到的困境开始，这种静止的时间总是把这个女人带到噩梦中反复出现的灾难场景里，带到同样的语言的门槛前，却并不能真正进入——正如赫尔曼·梅尔维尔的小说《抄写员巴特比》中的句子“我宁愿不……”——需要思考的是这个女人如何能够再次开始梦想，不是重复同样的灾难场

景，而是以无限多的方式去梦想在她的世界中出问题的东西。“出问题的”是一个否定性的表述，然而在她的第二个阶段的分析治疗中，她的梦展现出新的空间形式、新的路径和新的时间序列，一些从未出现的色彩，一些否定了她的世界的独特性的印象等。比如，她梦到有一次露营，有两个帐篷面对面搭起来，只有小木桩是不对称的。“这是一个面对面并没有发生的空间。”在另一个梦中，她在海中洗澡，海水变得很冷，但是海水再也没能变热起来。还有她梦到和她的哥哥在一辆汽车上，她正在开车，突然她撞到了一个东西，一切都改变了，她“看不到远处的东西，一切都缩回去了，比如后视镜”，她喘不过气来，她的哥哥不在车上了，但是最后终于有空气进来了。

重点并不在于要把梦中的元素关联到她的历史中的某些片段或者是白天的一些残留印象中，而是一种创造，以便于表现不可能是如何进入时间与空间中的。

有一天她梦到，她和一些同事在海边，她看到海岸的一边非常平静，另一边则是波涛汹涌，但是“在这两边之间并没有分界线”。在水边，她的同事在水中漫步或者是在玩漂浮，他们把一根绳子系在背部，以便可以漂起来。对她来说，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她会沉下去，但最终她也成功了。只是她还想到，在她漂在水上的时候，狂暴的大海与安静的大海的面对面，这是一幅图画，这一点使她想到另一个梦的场景，在其中她丢了手机。

在倾听这些梦时，我不会因为面临的巨大障碍而感到吃惊或

是被迫沉默，而是由衷赞叹她把自己世界的独特性与不可能的方面表达出来的能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再有距离。在讲述这些梦时，她会说：“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我总是陷入困境中。”

——一直以来？

——是的，当我小时候低声唱歌时，会让我的姐姐很烦躁。于是我陷入一种困境中，在某种事物之中。但在此之后就不存在任何连续性，它既不存在于之前，也不存在于之后。我看到了一些并不存在的事物，对我而言，它们比别的东西都更为实在，我还看到一些人出现并很快消失了。

当这些梦的产物使她感到惊慌时，梦本身却告诉她希望获得平静的欲望。“我在做海底潜水。一个男人帮助我，我很信任他，但是突然，这一切进行得太快了，有一些让人痛苦的噪声，我试图将速度降下来。”我想到了在治疗期间她对最微弱的噪声所表现出的受惊状态，以及她对寒冷的忍耐（她从来不穿大衣），同时还有她的由梦引发的种种感受的敏感性。

这个病人的治疗的可能性在我看来在于，那些不能不被编码在一种否定性的语言中的东西，那些不可能的或者无法修补的东西，能够重新获得一些多样的、肯定的表达形式。这首先要求相比于陷入荒谬的危险，相比于时间破裂成世界末日的危险，分析家与分析者的位置的非对称性能够被表达出来。分析家的言说并不是被当作一种真理，或是作为对破碎世界的防御性拒绝，而是作为焦虑的可能在治疗期间得以展开。正是这个

对否定的定位的转变，产生了新的多样性的形式，使得被绝望所威胁的生命的時間能够得以创造。这种绝望，先前是被固定以免涌现而出，现在并不是被消除了，但它能够和其他的事物相协调了。我的病人在她经过长期的中断再次返回来做分析时，她说：“有些我不能做的事情。”时间对于她而言并没有以确定的方式得到和解；她仍然不能做很多其他人可以做的事情，比如，恋爱对她仍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当它发生时，一切都变成想象的，不再有白天，不再有黑夜。”但是她能够在其他情况下，在其他关系中很好地生活，在那里她的一些古怪特质被当作一种宝贵的特点而被欣赏。

“不能和解的时间”

以否定的形式接近不可能的维度，通过语言的回旋表现出来，这一点德勒兹在他的作品《巴特比或句式》中得到了很好的表达：“每一次，惊愕都围绕着巴特比，就好像他已经说出了一切，并穷尽了语言的可能。每一次都变得更为疯狂：并不是巴特比的疯狂，而是围绕他的律师，沉浸于奇怪的命题中和更为怪异的行为中。句式（formule）是破坏性的，因为它无情地消除了令人喜欢的和不管哪种都不被人喜欢的。令人感兴趣的

是，德勒兹相关论述的章节，表明了这种进入话语的方式——表达了讽刺，也是精神病学中所说的违拗症（*négativisme*）——标志着句式所指向的其他的话语的失败的开始。正是通过这一点，它才不同于纯粹的放弃选择。如果精神分析对于巴特比经由句式的发明而得以从语言中摆脱出来的过程有所理解，正是通过如下的途径：在看似线性与非限定的话语中，开启对倾听这一话语的人的带有悖论性质的挑衅。

德勒兹同样有理由指出，为了赋予那些带有挑衅性的句式以重要性——语言学家比如尼古拉斯·鲁伊特用一个否定前缀的术语“反-符合语法规则”来描述它们——人们不应该恢复那些能够使句式的陌生性得到理解的中间的句式。

复原所有那些能够反思句式的陌生性的中间句式：“我宁愿不……”，他跳他的舞（*he danced his did*）或者是法语中的“我还差一个不够”（*j'en ai un de pas assez*）。因为重要的是接受这些句式所产生的距离。违拗症的肯定性在于开启了一种在那样说的人和听的人之间的位置的陌生差异。但是这也是为什么不要理想化疯子的语言发明。在精神分析中，涉及的并不是跳入挑衅分析家的分析者的思想的虚拟空间，就好像这个虚拟的比正常的语言关系更为真实，而是在治疗的两个主角间产生的陌生性能够界定治疗的空间。不合语法的句子从焦虑和绝望中制造了可能转变的元素。确实那些疯子就像作家一样“以结结巴巴的方式说话”。但是在分析中，重要的是给予位置的不对